

徐于全集

(十)

海外的鳞爪 西流集 蛇衣集 传薪集

徐于编著

正中书局出版

徐訏全集之十

海外的鱗爪
西流的鱗爪
蛇衣集
傳薪集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四年八十五國民華中

(十) 集 全 評 徐

價定本基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評		徐	者	著
潔		李	人	行
局	書	中	正	刷印行發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省灣臺)

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經總外海

(號一一一街老皆亞龍九港香)

店 書 風 海

(地 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和(6246)號八七六〇第字業臺版內 證記登部政內

目 錄

獻辭

改良個體與改良環境.....一

魯文之秋.....九

我在英國時之房東.....一九

漫話巴黎.....三二

回國途中.....四八

談中西的人情.....七二

獻辭

春天裏我葬落花，
秋天裏我再葬枯葉，
我不留一字的墓碑，
只留一聲嘆息。

于是我悄悄的走開，
「聽憑日落月墜，」
千萬的星星隕滅。

若還有知音人走過，
驟感到我過去的喟嘆，
卽是墓前的碑碣，
那他會對自己的靈魂訴說：

「那紅花綠葉雖早化作了泥塵，
「但墳墓裏終長留着青春的痕跡，
牠會在黃土裏永放射生的消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倚枕

改良個體與改良環境

旅歐途中通信

……………可是下面通艙里還有客人，客人中除印度人外就是中國人，那些中國人，都是些小商人或者手藝工人，雖然不見得都到意大利上岸，但離開自己的故鄉到遙遠遙遠的異地是一樣的，而其所受碼頭上船上以及異地種種的壓迫與苦處，是遠超過上面的一羣留學生的，我於前天曾下去訪問，他們占同樣地方與舖位，從上海到新加坡，有的是七十五元，有的是三十五元，其相差有如此之大；不知道的人會不相信，不過坐過北洋南洋長江等船的朋友，都可以曉得同樣到天津或哪裏的房艙，那不過一二十元的價目，就可以有十來元的支持下，那末看這裏船價的高低，也就沒有什麼可稀奇，中國有無數無數靠碼頭上

吃敲竹槓飯的流氓，也有無數無數在農村裏靠田地上吃竹槓飯的流氓，還有無數無數在教育在政治方面……總之，中國所有的流氓都能規規矩矩靠勞力去吃飯，中國的賣國賊也會消跡的，凡是不清明的政治都有不透明的人羣做背景，是互相利用，函數式的只好讓二方都存在着的。然而那羣小商人與手藝工人還是忍受這些千欺萬凌的到外面去，這到底是爲什麼？還不是爲求光明的前途，因不滿現狀而求前進的。

這可見中國人不是不會不滿意現狀，不是不會求前進，而都只有個人的改良，而沒有集團的反抗。所謂個體的改良是生物界就有的現象，生物界中也常有因不適合環境而改變自身的生理組織的；而集團的反抗則是將環境改變了以適合自己的生存，這則只有人類社會方才有的。

我並不是說求個體的改良就是一種動物的行爲，個體的改良在人類中也是常有的，把孩子培養大也能說個體的改良，給他教育也是個體的改良，但個體

改良的目的在生物是爲適合環境，在人類則剛剛相反，是爲改良環境的。這就是人類勝於生物的地方。可是中國回國的留學生不少了，大多數給我們知道的，都只是把自己的個體適合於環境，在環境之中作個人的爭奪吧了。以醫生來論，都市裏有成千成萬的醫生，都是有本事的留學生，可是他們都在都市裏傾軋爭生意，很少有一二個人聯絡着在小鎮小市的地方改成一一個有科學化醫院的環境的！以教育來論，許多許多有本事的留學生，回來以後，也只是在都市中爭地位，把持與傾軋，有誰肯到小城小鎮去辦教育，去改良教育環境呢？所以由這些地方看來，大多數中國人改良了個體，只能適應環境，而不能改良環境的。

在國外求學的中國人，程度好的很多，學問好的很多，他們的到國外去，目的就在求學，就在改良個體，所以常常比別國人用功，而功課也能在別人以上的，所以以求個體改良而論，中國人是並不弱的，那麼爲什麼到中國後只能

適應環境，而不能改良環境呢？

這就因為沒有集團的組織與習慣，改良環境必需有這種組織與習慣。一個醫生到小鎮辦醫院或者不可能，那必需集合幾個醫生去方才可以勝任。這種習慣的養成，就在於改良個體時候的注意與聯絡的。為什麼你學醫要到外國去？你一定會告訴我國外設備好，材料好，組織完備，所以在你改良個體的時候，你必需注意改良你個體的環境。

所以這是兩方面的，個體改良與集團組織，新環境的了解與舊環境的改造。在這一羣旅伴之中，我希望他們都有這樣的感覺。

三十日早晨八點到香港，香港去過的人快遠別了要去辭別，沒是去過的自然要去拜訪，二天二夜航行該見見陸地，二天二夜外國餐該換換口味，所以幾乎是全數上岸了。

我們寄出了信買點東西，於是想僱汽車到全香港走走，我們一組一共六個

人，在中國旅行社僱車，哪裏曉得來車是私人照會的，被一個中國警察所攔，一同壓到警察所謂「我們政府」的巡捕房去。警察說話非常威風，但到了「我們政府」裏，他也就毫無威權，翻譯員告訴我們私人照會禁做生意，目的在免車夫私自賺錢，而這車既是六國飯店（車夫說是六國飯店的）而車主也在這裏（車主是聞訊跟來的），所以與普通情形不同了，看來那巡捕不見得能夠討好，我以我們時間有限告訴他，請他幫忙，讓我們先去，他同一個肥胖的酒後的外國人說了，那外國人就叫我們出來，那時那個巡捕，也要跟出來，也許算是招呼或者是送行吧，可是被那外國人斥住，而且訓斥他爲什麼把我們帶來。我當時很想聽下去，可是他們好像是不許我們再就似的，所以就出來了。

坐汽車在香港兜圈原是走馬看花，記載香港的文章也到處都有，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說，這塊中國所有的英國管理了九十多年的殖民地，顯然是分爲二層。管理者與工作者，英國人與中國人，在中國治下是一個荒山，小小的漁港

而已，現在是早已有高大的洋房，熱鬧的市街，寬闊的盤旋的柏油馬路，電車汽車都可直上山頂了，其他大學中學醫院不用說，在這小小的地方能夠經營得這樣好，英國人的能力是可佩服的。可是中國難道不能嗎？中國的工程師會建造這樣的洋房馬路的不知有多少，中國的醫生會管理創辦這樣的醫院的也不知多少，中國也不見得沒有錢來經營這些。但是中國從不會想到一個孤單的荒島可以去經營成一個商港，從不會想到科學也可以在荒僻的地方創立一個王國，下野的軍閥官僚，有多少是擁着幾千萬財產在現成的香港享樂的，可有人想到另外的地方去經營一個另外的香港？看到香港以後，我更感到中國民族只求適應環境，不敢反抗環境是一個致命的創傷。一切政治外交……，都求適應舊環境，不敢打出新局面的，我想都是民族的同一劣性吧？

船停在九龍，來去香港是用小輪渡的；九龍灣有許多漁家，在夜間海灣水漲的時候，成羣結隊到灣心點起燈來捕魚。捕魚的方法家家一樣，在小舢舨上

點燈，駐紮爲總部，以小蓬艇撒網，包圍好了，艇首再以套有木塊的竹竿激水，發聲如敲鼓一樣，使魚羣因此恐嚇而竄到網裏去。

捕魚之外，他們也常常涉足石巖縫中，拿着火把去探尋，或悄悄的在灣崖石腳之處管理棚欄，在捕明蝦、龍蝦、花蟹、石斑、黃腳蠟……一些東西。

這些艱苦的謀生聽說現在也難了，第一因爲灣崖石腳，許多都被鋼筋水泥所封鎖，第二是日本的漁船南來日多，他們是有更好的方法括索灣裏的魚的。

黃昏中，我從這隻龐大的白色的 Conte Verde 上，望見一羣蒼黑的漁船時，在這幅美妙的海景中，我感到一種無限的淒涼，我想，假如我這時是立在那蒼黑的小船上，望那白色的大船，我的感想又是怎樣，牠的龐大的白色不是一種沉重的壓迫與恐怕麼？

但是白輪起行了，遺留那一羣漁船在山色的旁邊，供給那白色洋房裏人們的海味；而輪船裏則多了許多人，那位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先生，也帶着他

的汽車與隨從，在皇宮般的頭等艙裏，向香港別了，遙望那山外的廣州，遠矚那萬里的前程，將起什麼樣的感想呢？我似乎看見從洋房到黑色漁船的是一個黑色的銅元，而從將軍由白色大輪帶出去的是成千成萬的黃色金鎊呀！

魯文之秋

人的心理對於某件事某種行動的解釋，有時候不但欺人，而且是欺騙自己的。所以我對於要人的宣言，名人的日記，青年們的情書，以及演說家的演說，我都不全很相信。因此，我對於我自己的心理，有時候也覺得不很可靠了。

離開魯文以前，有十來個朋友問我去巴黎的原由，到巴黎以後，也有十來個朋友問我離開魯文的緣故；其中離前到後，我寫信給國內的親友對於這層理由與原因，也說了好些遍，可是這許多遍一系列的申述，關於魯文大學宗教空氣的不習慣，關於其學術思想環境的失望，關於多數偏狹頭腦的中國同學之不相合，雖然這些都是事實，但，嚴格說起來，這只是事後尋出來的理由，實際上

當時的動機並不在這些地方的。本來許多大事情的動機，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的直覺，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的幻想，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一時的感覺，更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一種生理的不適，人情的不滿，甚至於大便的不通。有人說拿破崙征服世界的野心爲他肚臍上的癬不能博得他太太的歡心，這有他可能性的，那麼歐戰的發生是不是爲一二個偉人一時心境的不好，或者是爲中飯的湯太鹹一點，或者爲太太誤把汗衫當作他要穿的羊毛衫給他而觸動呢？所謂觸動，這是說，我並不否認歷史上必然性的存在，而是說歷史的過程中，其呈現的時間與樣式，時時可由這些微細的小事而推動而改變。可是這些觸發的小處，是誰都不能知道的，甚至連自己在內。一個人騙了世界以後，同時也就騙了自己了。

在昨天以前，我自己也總以爲我離魯文來巴黎的緣故就是那些事後尋出的理由，可是在昨夜失眠中，我比較那在魯文與現在的心境，才覺悟到當時的無

聊與痛苦以及時時想出逃與自殺的情緒，決不是那後來尋出的理由可以做它的原因的。

這緣故，這原因，現在我可悟到了！——這只是秋，是魯文的秋，這個蕭殺而陰森的魯文的秋。

對於秋我有一種特別的敏感，這敏感的養成，細說起源，怕還是起根於九歲十歲時候讀歐陽修的秋聲賦吧。那時我已經離家，到一個鄉村小學裏寄宿，可是我當時並沒有正式入學，只在校長——是一個老先生——地方讀古文與經書。教我秋聲賦時候記得正是秋夜，或者也是因為老先生因秋夜而想到秋聲賦，所以選了那篇教我。那時窗外是芭蕉，牆外是梧桐，蟋蟀不住的叫，秋風吹得紙窗發出蕭殺的聲音，月光照進我們房中，皎潔得使我們油燈失色。此情景，與秋聲賦恰恰相合的。我當時的習慣是先生講解後總要先讀十來遍；我記得那時我讀一遍望望月色，聽聽蟲聲，讀到後來，幾乎以為歐陽子就是我自

已了。以前中國教育，與實生活相離太遠，所以不容易使學生理解與記憶；現在自然進步不少。我讀高等小學與舊制中學時候；講到地理，不注重地圖；講到植物，不注重採標本，其實我們在鄉下，大概的草木都可以有，很可以拿實物給我們看；不這樣做的緣故，想因為教我們的先生，更在我們以前，他雖然知道植物中有羊齒類，但一到野地上也不能說出什麼草是羊齒類了。這些讀地理植物還是好幾年以後的事。讀經史古文却遠在這些以前，書既難懂，觀念也更糊塗，事件也更隔膜，所以當時所讀的書，在腦筋裏都好像照相上沒有對準距離與漏光的底片，只是一點模糊的影子，唯有這歐陽修的秋聲賦，切情切理，切合我當時一切的環境，所以以後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十五六歲到北平，離家更遠，『每逢佳節倍思親』。中秋以後，直到重陽，時時背歐陽子秋聲賦以自遣。為這份對於秋的敏感，使我以後讀詩讀詞的一段生命上，特別地被那些關於秋的情緒之作品所吸引，因此也更互為因果的養成了我的秋的敏感。